



15
1125
20



門 45
號 1125
卷 20

淮南內篇第十一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齊俗

偽匿之本

夫水積則生相會之魚，土積則生自寔之獸。寔與肉同，各本寔誤。

作穴，辨見原道，欲寅之心下。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太平御覽禮儀

部二引此偽匿之本，作偽隱之儒。又引注曰：偽詐隱，姦

念孫案：隱匿古字通。說見秦族民，無匿情下。本當為士，偽匿之士

與相會之魚，自肉之獸，相對為文。若云偽匿之本，則與

上文不類矣。御覽作偽隱之儒，儒亦士也。隸書士字，或



作木

見漢仙人唐公房碑陰

與本相似又涉上文禮義之本而誤

致煖 兵戈

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

高注楚人謂刃頓為銖

念孫

案此本作其衣煖而無文其兵銖而無刃後人於煖上

加致字於義無取戈為五兵之一言兵而戈在其中不

當更加戈字且其衣致煖與其兵戈銖不對明是後人

所改文子道原篇正作其衣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

抽箕 扣墳墓

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綏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榘

抽箕踰備之姦高注曰抽握也備後垣也引之曰抽箕

當為扣墓高注抽握也當作扣掘也扣字本作搯說文

曰搯掘也或作扣廣雅曰扣掘也荀子正論篇曰扣人

之墓是也呂氏春秋節喪篇葬淺則狐狸扣之高注曰

扣讀曰掘是扣與掘聲相近字亦相通也今本扣墓作

抽箕者抽與扣字相似故扣誤作抽

說林篇伏苓扣兔絲臥藝文類聚草

部上引此扣作抽論衡薄葬篇不畏罪法而邱墓扣矣

今本扣作抽蓋世人多見抽少見扣故扣誤為抽矣

漢書敘傳陵不崇墓

墓與基字亦相似墓以形誤為基

漢紀墓字誤為基墓

可誤為基故基亦可誤為墓逸周書大開篇兆基九開

今本基誤為墓是也墓可誤為基故莫亦可誤為其史

記孝文紀宗室將相王劉侯以為莫宜寡人漢書莫誤為其是也

榘謂搏取戶榘也呂氏春秋異用篇云跣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榘是也備與培同下文鑿培而遁之高注曰培屋後牆也呂氏春秋聽言篇亦作培莊子庚桑楚篇作坏漢書楊雄傳作坏故此注云備後垣也又兵略篇毋扣墳墓扣亦扣字之誤本或作抉者後人以意改之耳莊刻從或本作抉非

螻葱

夫蝦蟇為鶉水蠶為螻葱高注曰青蛉也青蛉上當念有螻字孫案水蠶為螻葱本作水蠶為螻玉篇螻千公切蜻蛉也廣韻引淮南子蝦蟇為鶉水蠶為螻太平御覽蟲豸部六所引與廣韻同又引注云老蝦蟇化為鶉水中蠶

蟲化為螻螻者蜻蛉也

此蓋許注

說林篇水蠶為螻高注曰

水蠶化為螻螻青蜓也皆其明證矣今本作水蠶為螻

葱者螻為螻之誤

螻字從虫息聲隸書息或作思又作葱其上半與每相近螻或作螻因誤

為螻耳廣雅釋草葛藟葱也今本葱作葱又藜蘆葱蒨也今本葱作葱皆其證也葱為葱之誤

葱俗書葱字也與螻同音校書者記葱字於螻字之旁而寫者因誤合之耳又案高注青蛉也下各本皆有音矛音務四字蓋螻葱二字既誤為螻葱後人遂妄加音釋耳字彙補乃於虫部收入螻字音矛又於艸部葱字下注云音務引淮南子水蠶為螻葱甚矣其惑也

筐

柱不可以摘齒摘讀若別筐不可以持屋高注曰筐小簪也

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五引作蓬不可以持屋念孫案筐

與蓬皆筵字之誤也筵讀若庭又讀若挺庭挺皆直也

爾雅庭直也考工記小簪形直故謂之筵小簪謂之筵

弓人注曰挺直也筵草莖謂之筵杖謂之挺皆以直得名柱與筵大小不同而其形皆直故

類舉之若筐與蓬則非其類矣玉篇筵徒丁切小簪也

義即本於高注此言大材不可小用小材不可大用故

柱可以持屋而不可以摘齒小簪可以摘齒而不可以

持屋也筵字隸書或作筵隸書從竹之字或從艸形與蓬相似筐

與筵草書亦相似故筵誤為筐又誤為蓬矣

函會不如算 弊算

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會不如算念孫案函會不

如算本作承會不如竹算算博計反今本承誤為函算誤為

算算誤為算又又脫去竹字耳說文算蔽也所以蔽甌

底承讀為丞之浮浮之丞謂用以丞會也漢書地理志

師古曰承音丞續漢書郡國志作丞陽是今人猶謂甌

中蔽為算子世說云客詣陳太邱宿大邱使元方季方

炊二人委而竊聽炊忘箸算飯落釜中是也說山篇云

弊算甌甌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是算為物之賤者

然明鏡雖貴若用以蔽甌底則氣不上升而會不熟竹

算雖賤而可以烝食故下文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
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鏡形圓
算形亦圓故連類而及之若算筭之屬則儼之不於其
倫矣且算與帳為韻帳音若作算則失其韻矣太平御
覽服用部鏡下引淮南子明鏡便於照形承倉不如竹
算雖承字不誤而算字已與今本同然器物部算下又
引淮南子明鏡可鑑形蒸倉不如竹算是則服用部作
算者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耳北堂書鈔服飾部鏡下
引作承倉不如竹算算亦算之誤又案說山篇斲算甌
甌今本算作算非也說文算蔽也所以蔽甌底從竹界

聲玉篇博計切急就篇云箒筭篋筭算算是也說文
又云算筵算也從竹卑聲玉篇必匙必是二切急就篇
云筵算箕帚筐篋是也此言斲算甌甌則是甌算之
算非筵算之算字不當從卑

代為常

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裘不御此代為常者也陳氏觀
樓曰常當為帝字之誤也太平御覽服章部代為帝謂
裘與裘迭為主也說林篇曰旱歲之士龍疾疫之芻靈
是時為帝者也莊子徐無鬼篇曰堊也桔梗也雞靡也
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義竝與此同

譬若舟車楫肆窮廬故有所宜也高注曰沙地宜肆脩
 務篇水之用舟沙之用肆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念孫案
 肆當作𦵏玉篇乃字相似而誤文子自然篇正作沙用
 𦵏朱本茅本莊本依呂氏春秋慎勢改作沙之用鳩非
 也鳩與肆形聲皆不相近若是鳩字不得誤為肆矣或
 又因說文無𦵏字而以肆為標標與肆形聲亦不相近
 且脩務篇明言沙用肆山用藁與標肆標不同物何得
 以肆為標乎

過簫

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陳氏觀樓曰各
 本過字皆誤作過莊本唯道藏本不誤文子自然篇正
 作若風之過簫

以物

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句以睦句治睦者不以睦以人
 治人者不以人以君念孫案凡以物治物者以物二字
 因下文而衍呂氏春秋貴當篇文子下德篇皆無此二
 字

哀可樂者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

笑可哀者載使然也念孫案哀可樂者者字因下句而衍

水擊 智昏

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與正同波水不可以為平念孫案水擊當為水激聲之誤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激汜論篇亦云水激興波智昏不可以為政智昏當為昏智昏智與波水相對謂既昏之智不可以為正己波之水不可以為平也今本作智昏者蒙上句而誤文子下德篇正作昏智不可以為正

萬物之情既矣

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高注曰既盡也各本脫此注劉本有念孫案既本作測高注本作測盡也今本正文注文皆作既後人以意改耳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測原道篇水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主術篇天道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呂氏春秋下賢篇昏乎其深而不測也高注竝云測盡也測與盡同義詳見經義述聞禮記測深厚下後人但知既之訓為盡而不知測之訓為盡遂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謬矣且測與服為韻服字古讀蒲北反說見唐韻正若作既則失其韻矣

人之所能已

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陳氏觀樓曰：能已上亦當有不字。文子上仁篇正作「不絕人所不能已」。

樂優以淫

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念孫案：文子上仁篇優作「擾」，於義為長。擾亦煩也。俗書擾字作「擾」，與優相似而誤。

義者宜也，禮者體也。

義者循理而行宜者也。下者字據下文及太平御覽禮儀部二補。禮者體情而制文者也。而字據上文及太平御覽補。義者宜也，禮者體也。引之

曰：上二句即是訓義為宜，訓禮為體，不須更云「義者宜也，禮者體也」矣。疑後人取中庸禮器之文記於此而寫

者因誤入正文也。

有虞氏之祀

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念孫案：有虞氏之祀，當為禮。此涉下文祀中霤而誤也。有虞氏之禮

總下三事而言，不專指祭祀。下文夏后氏之禮，今本脫之禮二

字據下文補。殷人之禮，周人之禮，皆其證。

遂反於樸

已淫已失，與佚同。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離已

琢，遂反於樸。念孫案：遂當為還字之誤也。還字與上文兩復字同義。作遂則非其指矣。原道篇及說苑說叢篇

竝云已彫已琢還反於樸是其明證也莊子山木篇云
既雕既琢復歸於朴韓子外儲說左篇云既雕既琢還
歸其樸還亦復也此皆淮南所本

草薊

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太平御覽引作飾以綺繡莊子天運篇作巾以文繡纏以朱絲尸祝衾袷大夫端冕以送迎
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薊而已各本薊下有音出
二字莊曰太平御覽薊作芥皇王部二芥正字薊奇字念原
案音出二字後人所加高注皆言讀某字無言音某者
考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薊字或音出或以為芥之

奇字皆不知何據余謂薊者薊之壞字也草薊即草芥
史記賈生傳細故懲薊兮今本薊作薊文選鵬身賦注引鵬冠子作細故裂薊又云
裂薊與薊芥古字通玉篇薊俗薊字索隱曰薊音介漢書作薊芥是芥薊
古字通故此作薊御覽作草芥也

大雨

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
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邱陵而處之
念孫案天下大雨雨本作水此後人妄改之也唯天下
大水是以令民聚土積薪而處邱陵若作大雨則非其
指矣後人改水為雨者以與舞處二字為韻耳不知此

文但以舞處為韻餘皆不入韻也。要略正作禹之時天下大水。

故不為三年之喪始

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

有洪水之患。各本有作遭乃後人以意改之。文選海賦注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太平御覽

禮儀部三十四引陂塘之事故朝外而暮葬。道藏本不

為三年之喪始。下注云三年之喪於武王念孫案故不

為三年之喪始。當作故為三年之喪。高注當作三年之

喪始於武王。藏本始字誤入正文。正文為三年之喪。上

又衍不字。則正文注文皆不可讀矣。且上文以舞處為

韻。此以行喪葬為韻。若喪下有始字。則失其韻矣。此言

武王為三年之喪。而禹則朝外暮葬。與武王不同。非謂

武王不為三年之喪也。下文云脩于戚而笑。鑿插。知三

年而非一日。今本非上脫而字據上句補于戚二字承上文舜舞于

戚而言。鑿插二字承禹令民聚土而言。一日二字承禹

朝外暮葬而言。三年二字則承武王為三年之喪而言。

若云不為三年之喪。則與下文相反矣。要略云武王誓

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

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遠未能至。故治

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彼言武王治

三年之喪正與此同若云不為三年之喪則又與要略
 相反矣道應篇述武王之事亦云為三年之喪令類不
 蕃以上三篇皆謂武王始為三年之喪故高注云三年
 之喪始於武王也藏本作三年之喪於武王者始字誤
 入正文耳劉績不知是正又改注文為三年之喪於武
 王廢朱本又改為言始廢於武王也莊本同皆由正文誤
 作不為三年之喪故又改注文以從之耳

為人

是故不法其以成之法以與已同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
 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

爾念孫案夫能與化推移者乃復舉上文之詞推移下
 不當有為人二字蓋涉下文與造化為人而行

鉗且

鉗且得道以處崑崙莊氏伯鴻曰莊子大宗師篇堪坏
 得之以襲崑崙陸德明釋文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司馬
彪注淮南作欽負是唐本鉗且作欽負也字形近故誤耳
 程文學據山海經云是與欽鴆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山西
經後漢書注引作欽駮張衡傳皆古字通用錢別駕云古
 丕與負通故尚書丕子之責史記作負子丕與負通因
 之從丕之字亦與負通也堪欽亦同聲念孫案程錢莊

說皆是

齊味

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酸或以甘

言或用酸或用甘也舊本作或以為酸或以為甘兩為字皆後人所加北堂書鈔酒倉部四太平

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念孫案齊味當為齊味字之誤也

齊讀若劑味即今和字也讀若甘受和之和舊本北堂

書鈔及太平御覽引此竝作齊和萬方

陳禹謨改齊和萬方為有萬方

甚和與齊義相近鄭注周官鹽人云齊事和五味之事

又注少儀云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高注呂氏春

秋本味篇云齊和分也本經篇云煎熬焚炙調齊和之

適鹽鐵論通有篇云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

味新序雜事篇云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

無善齊和之漢書藝文志云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皆其

證也又案和字說文本作味今經傳皆作和從隸變也

此味字若不誤為味則後人亦必改為和矣

撥棹

伐榷枿豫樟而剖梨之或為棺槨或為柱梁披斲撥棹

所用萬方高注曰撥析理也遂順也念孫案如高注則

棹字本作遂故訓為順也今作棹者因上文棺槨柱梁

等字而誤耳茅本并注文亦改為棹而莊本從之謬矣

志九之十一

三

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念孫案體字因下文不失於體而衍合道一與會樂同文正相對則一下不當有體字下文又云其知馬一也其得民心鈞也皆與此文同一例

刀以剃毛

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念孫案刀下當有可字刀可以剃毛賈子所謂甚刃不頓也脫去可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十三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資產部八引此皆有可字

刀如新剖

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劉本於剖下增剮字念孫案劉增是也據高注云剮磨刀石則有剮字明矣下刀字當作刃刃刀字相似又涉上刀字而誤也刃如新剖剮言刀刃不頓也莊子養生主篇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剮呂氏春秋精通篇宋之庖丁好解牛用刀十九年而刃若新磨研皆其證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八引此作刃如新砥剮雖砥與剖不同而字亦作刃

所以巧

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念孫案
巧也上當有為字下文云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
悲也與此相對為文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此正作非
所以為巧文子自然篇同

心手眾虛之間

游乎心手眾虛之間念孫案眾虛二字因上文游乎眾
虛之間而誤衍也上文說庖丁解牛批卻導窾游刃有
餘故曰游乎眾虛之間此是說工匠為連錢之事不當
言眾虛也且心手之間謂心與手之間也則不當有眾
虛二字明矣文子作遊於心手之間無眾虛二字

不知孰是孰非

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
者不知孰是孰非陳氏觀樓曰不知孰是孰非不知二
字因上句而衍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無不知二字

趣舍合

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念孫案
趣謂志趣也七句趣合與身疏相對為文則趣下不當
有舍字蓋即合字之誤而衍者也文子道德篇正作趣
合

不能致

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念孫案此所慕而不能致也義不可通不能致當作無不致上文欲在於虛則不能為虛高注以為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也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曰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無不致也所慕無不致猶言所欲無不得精神篇曰達至道者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義與此同也今本作不能致者涉上文不能為虛而誤文子道德篇正作此所欲而无不致也

然忽不得

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念孫案然忽不得當作忽然不得

倪

辟若倪之見風也無須史之閒定矣高注曰倪候風雨也世所謂五兩者也莊氏伯鴻曰文選注引倪作統玉篇乎官乎管二切許慎注云統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攷古完與見字形相近本多譌別故論語莞爾之莞陸德明又作葦字義當作統為是念孫案莊以倪為統之譌是也道藏本朱本注竝作倪候風雨也雨乃羽字之譌劉本

改爲候風雨者茅本又改爲候風者也而莊本從之誤矣廣韻統船上候風羽北堂書鈔舟部二十引注云統者候風之羽也太平御覽舟部四引許注云統候風羽也今本羽則高注雨字明是羽字之譌文選江賦注引許注作候風也者傳寫脫羽字耳

治世之體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念孫案治世之體羣書治要引此體作職是也俗書職字作職體字作體職誤爲體又改爲體耳職易守事易爲禮易行責易償四者義並相近若作體則與守字

義不相屬且與下三句不類矣文子下德篇亦作職易守下文云萇宏師曠不可與眾同職又其一證矣

距鑿

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距鑿高注曰長脛以踢插者使入深太平御覽地部二器物部九引此鑿並作鑿念孫案鑿字是也鑿卽雷也距踢也文選辨賦注引淮南許注如故高注言踢插說文菜玉篇胡瓜切兩刃雷也宋魏曰菜或作鈺玉篇云今爲鑿方言云雷宋魏之間謂之鑿高注精神篇云雷鑿也青州謂之鑿釋名云鋪或曰鑿鑿剝也剝地爲坎也菜鈺鑿字異而義同雷鋪插亦同今人謂

甬為鑿鋏是也使長脰者蹋甬則入地深而得土多故
高注曰長脰以蹋插者使入深也後人不識鑿字遂妄
改為鑿埤雅引此作鑿則所見本已然案說文鑿大鉏也鉏以手揮非
以足蹋不得言距鑿且高注明言蹋插不言蹋鑿

毛嬙

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高注曰西施毛嬙
古好女也羣書治要引此作西施絡慕又引注作西施
絡慕古好女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作落慕念孫案廣
韻及元和姓纂絡落皆姓也慕蓋其名治要御覽所引
者原文也今本作毛嬙者後人不知絡慕所出又見古

書多言毛嬙西施故改之耳不知他書自作毛嬙此自
作絡慕不必同也

竝用

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竝用之念孫
案羣書治要引此竝作遂於義為長遂即也言因所有
而即用之故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也今本作竝者
後人依文子下德篇改之耳

危為禁

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
而誅不敢念孫案危為禁本作危為難危為難而誅不

志九之一
七
敢者危猶高也。見緇衣鄭注高為艱難之事而責之以必能及畏難而不敢為則從而誅之正與上二句同意後人不察而改難為禁禁之正欲其不敢何反誅之乎文子下德篇正作危為難而誅不敢莊子則陽篇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呂氏春秋適威篇煩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而非不從巨為危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文義竝與此同

易其處

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驚千

里不能易其處念孫案下易字本作改此因上易字而誤也意林及文選月賦注鮑照翫月城西門解中詩注引此下易字竝作改

處世

故六騏驥四馱馱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處世然也高注曰窾空念孫案處世本作處勢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窾木謂舟也言乘良馬濟江河不若乘舟之便者處勢使然也莊子山木篇曰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得柝棘枳枸之間危行側視振動悼慄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新序雜事篇曰元媛在枳棘之中恐懼而悼

慄危視而蹟行處勢不便故也史記蔡澤傳曰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外也漢書陳湯傳曰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又史記楚世家曰處既形便勢有地利有與又同淮南俶真篇曰處便而勢利處勢或曰勢居逸周書周祝篇曰勢居小者不能為大賈子過秦篇曰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其勢居然也淮南原道篇曰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橙今本橙作枳乃後人據考工記改之辨見原道鴟鴞不過濟獬渡汝而外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或言處或言勢或言處勢或言勢居其義一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勢

為處世其失甚矣

箕子

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念孫案箕子二字因下文從箕子視比干而衍下文曰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皆與此文同一例若有箕子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文不對矣

不足以論之

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念孫案論當為諭字之誤也諭或作喻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六引此作不足以喻之又引注云喻猶方也是其證

由是

夫乘奇技偽邪施者偽與為同自足乎一世之閒守正循理今本循誤作脩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念孫案由是當為是由由與猶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是猶

仕鄙

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陳氏觀樓曰仕鄙當為仁鄙字之誤也仁與鄙相反利與害相反論衡命祿篇引此正作仁鄙本經篇曰毀譽仁鄙不立漢書董仲舒傳曰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新南內決沈先升

故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邱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念孫案沈當為流字之誤也荀子勸學篇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大戴禮作沈魚江河決流為句一鄉二字下屬為句非以沈一鄉為句江河之決所沈非止一鄉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江河決流又輕足先升升字與上

文相複羣書治要引作輕足者先無升字於義為長

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念孫案此用孟子語則

水下當有火字羣書治要意林引此皆作求水火

淮南內篇第十一

淮南內篇第十一

命類篇曰此言水之性也水之性也水之性也水之性也

淮南內篇第十二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道應

無為知 弗知之澁

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澁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念孫案弗知之澁之字當在上文無為下無為之知與無窮之弗知相對為文今本無為下脫之字則文不成義弗知下衍之事則與下二句不對莊子知北遊篇作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

弗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是其證

形之不形

孰知形之不形者乎念孫案形之不形當依莊子作形
形之不形郭象曰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少一形
字則義不可通列子天瑞篇亦云形之所形者實矣而
形形者未嘗有

誰知

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以微言乎

道藏本如是案詩箋儀禮注多云以猶與

也上文人可以微言乎即其證劉本改以為與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蓋未達古訓也孔子曰何謂不可謂猶為也誰知言之謂者乎念孫案誰當為唯字之

誤也言唯知言之謂者乃可與微言也呂氏春秋精諭

篇作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列子說符篇作唯知言之

謂者乎

文子微明篇同

是其證

先生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太

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同念孫案先生二字於義無取

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集韻類篇民字古作

兜人字唐武后作至疑兜誤為先至誤為生也

宋策吾欲藉子

殺人今本人作王亦至之誤

曰善

以示翟煎曰善念孫案曰善上當更有翟煎二字以示
翟煎翟煎曰善與上文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
王惠王甚說之文同一例今本翟煎二字不重寫者脫
之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羣書治要引此作以示翟煎
翟煎曰善呂氏春秋作以示翟煎翟煎曰善也皆其證
有禮

治國有禮不在文辯念孫案有禮當為在禮字之誤也
在與不在相對為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在禮

石乙

石乙入念孫案石乙當為石乞字之誤也乞即乞之省
文非從乙聲

不得通人閒篇及哀十六年左傳史記楚世家五子胥

傳墨子非儒篇呂氏春秋分職篇皆作石乞

來附

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

居眷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眷各本誤作眷辨見
地形篇其人眷愚下

念孫案德將來附若美本作德將為若美此後人因上

句神將來舍而妄改之也若亦女也德將為若美道將

為女居相對為文若改為德將來附則若美二字文不

成義矣此文以度舍居故為韻後人不知舍字之入韻

舍古讀若庶故與度居故為韻
後人讀舍為始夜反故不入韻故改此句為德將來附

以與度為韻，不知古音度在御部，附在候部。說見六書音均表。附與度非韻也。莊子知北遊篇作德將為女美，而道將為女居。文子道原篇作德將為女容，道將為女居，皆其證。

直實知

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念孫案直實知三字文不成義。當從莊子文子作真，其實知今本真誤為直。又脫其字，主術篇注曰：故巧也，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莊子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也。漢魏叢書本改為直實不知，以故自持，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

攻翟 左人終人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左人終人。

道藏本劉本朱本左字並作左，俗書左字作左。

因誤而為左，茅本改左為尤，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呂氏春秋慎大篇作左人，亦左人之誤。晉語：列子並作左人。水經：澠水注澠水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是也。今改正。

念孫案攻翟上當有使字，襄子使新稚狗攻翟而未親往，故下文言使者來謁也。羣書治要引此有使字，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列子說符篇同，是其證。左人終人句與上句義不相屬，莊據列子於句首加取字，理或然也。

今一朝兩城下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凶其及我乎，念

孫案今一朝兩城下本作一朝而兩城下此後人嫌其與上文相複而改之也。不知此是復舉上文之詞當與前同不當與前異。若云今一朝兩城下則與上句今字相複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一朝而兩城下。劉子呂氏春秋竝同。

勝非其難者也下脫六字

勝非其難者也。劉本於此下增入持之其難者也。一句云舊本無此句。非念孫案。劉子呂氏春秋皆有此句。羣書治要引淮南亦有此句。則劉增是也。莊本作持之者其難也。則與上句不對。非是。

杓國門之關

孔子勤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注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念孫案。劉子釋文引此作許注。今高注有之者。蓋後人以許注竄入也。又案杓當爲杓字。從手不從木。玉篇杓。甫遙都歷二切。斗柄也。又市若切。杓。丁激切。引也。廣韻杓。甫遙切。北斗柄。杓。都歷切。引也。許注訓杓爲引。則其字當從手。玉篇廣韻訓杓爲引。卽本於許注。其證一也。史記天官書用昏建者杓。索隱說文杓。斗柄。音匹遙反。又下文杓雲如繩者。索隱杓說文音丁了反。許慎注淮南云杓引也。是杓音丁了反。

而訓爲引與杓字不同其證二也晉書天文志杓雲如繩何超音義杓音鳥鳥與丁了同音其證三也而今本淮南及劉子釋文史記漢書杓字皆誤作杓晉書又與誤作杓與玉篇廣韻不合世人多見杓少見杓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蹠足警欬疾言

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念孫案蹠足上當更有康王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劉子黃帝篇作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警欬疾言是其證有功當爲有力字之誤也

勇有力對下句仁義而言若作有功則非其指矣下文皆言有力不言有功劉子及呂氏春秋順說篇竝作勇有力是其證

人雖勇 雖巧有力

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念孫案人雖勇上當有使字下文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又曰使人本無其意又曰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皆其證也今本脫使字則與上句義不相屬劉子呂氏春秋皆有使字又案有力上本無巧字此後人以文子道德篇加之也

案文子云雖巧擊之不中此云雖有力擊之不中文各不同加巧字於有力之上則文不成義矣下文云雖有力不敢擊亦無巧字也劉子呂氏春秋皆無巧字

愛利之心

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念孫案愛利之下不當有心字此因上文未有愛利之心而誤衍也文子劉子呂氏春秋皆無心字下文云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亦無心字

故老子曰下脫五字

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念孫案老子曰下脫勇於敢

則殺一句兩句相對爲文單引一句則文不成義文子道德篇亦有此句

文君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曰念孫案文君謂杜赫曰上脫昭字當依上句及呂氏春秋務大篇

補

爲人妾

魯人爲人妾於諸侯念孫案呂氏春秋察微篇說苑政理篇家語致思篇妾上俱有臣字於義爲長

受教順

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念孫案：教順，上本無受字，此因上文不受金而誤衍也。教順，即教訓也。訓順古多通用，不煩引證。教訓上有受字，則與下四字義不相屬矣。說苑家語竝作教導，可施於百姓，是其證。

知禮

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念孫案：知禮本作知化，謂知事理之變化也。見子贛之不受金而知魯人之不復贖人，達於事變，故曰知化。齊俗篇曰：唯聖人知其化。呂氏春秋驕恣篇曰：智短則不知化，知化篇曰：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非謂其知禮也。俗書

禮字，或作礼，形與化相近，化誤為礼，後人因改為禮耳。齊俗篇述此事而論之曰：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即此所謂知化也。故下文引老子見小曰明之語。呂氏春秋論此事曰：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說苑曰：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此皆其明證。

及至

桓公及至，念孫案：及當為反，字之誤也。反至，謂桓公反而至於朝也。呂氏春秋舉難篇，新序雜事篇，竝作反至。

難合

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念孫案：合當為

全言用人不可求全也。全合字相近，又因上文合其所，
以而誤。呂氏春秋新序竝作全。

所自來者

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
失之，豈不惑哉？念孫案：所自來者，上當有生之二字。此
承上文保生而言，言人皆重爵祿而輕其生也。脫去生
之二字，則文不成義。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為篇文
子上仁篇，皆有生之二字。

本任於身

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

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念孫案：任當為在，字之誤也。

覽冥篇余在天下誰敢害
吾意者在字亦誤作任 呂氏春秋執一篇作為國之

本，在於為身。劉子說符篇作故本在身，皆其證。

輪人其人

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
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
人在焉。高注曰：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念孫案
輪人當依莊子天道篇作輪扁。輪扁之名當見於前，不
當見於後也。高注輪扁人名四字，本在此句之下，因扁
誤為人，後人遂移置於下文輪扁曰云云之下耳。陳氏

觀樓曰其人在焉當作其人焉在故高注云問作書之人何在

却宋君 却以危

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念孫案却當為劫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去去亦劫之誤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劫宋君而奪其政是其證二柄篇又云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史記李斯傳亦云司城子罕劫其君又說林篇知己者不可誘以物明於外生者不可却以危却亦當為劫繆稱篇曰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是其證

藏書 焚書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念孫案知者藏書本作知者不藏書與知時者無常行相對為文今本脫不字則與上下文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學部十三引此有不字韓子喻老篇同焚書而舞之御覽引焚下有其字韓子同據高注云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則正文本有其字

莊王許諾下脫文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跣揖北面立於殿

下，_跣今本誤作疏，高注，_跣徒跣也，誤作疏，徒跣也。太平御覽引正文作跣，與高注徒跣合，今據改。曰：管

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念孫案：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引莊王許諾下，有子佩具於京臺，莊

王不往，明日共十二字，今本脫去，當補入。文選應璩與滿龍書注引此子佩作子瑕，亦云子瑕具於京臺，莊王

不往，京強二字，古同聲而通用，故今本京臺作強臺。

為吳兵先馬走

越王句踐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念孫案：為吳兵先馬走，當作為吳王先馬，今本吳王作吳

兵，涉下文襄子起兵而誤。其走字，則涉注文而衍也。據

注云：先馬，_句走先馬前。道藏本對本朱本竝同，茅本於此下加而走也三字，蓋誤以先

馬走絕句故也。莊本同。則正文無走字，明矣。為吳王先馬，即上文

所謂身為臣也。若作吳兵，則非其指矣。越語曰：其身親

為夫差前馬。韓子喻老篇曰：身執戈為吳王洗馬。先洗古字

通皆其證。

攻圍之未合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

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念孫案：此當作襄子起兵攻之

句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今本之圍二字，誤倒，則文

不成義太平御覽兵部四十九引此不誤韓詩外傳作
襄子興師而攻之圍未而而城自壞者十丈新序雜事
篇作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

若亾其一

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亾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
徹高讀若滅若失若亾爲句云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
失乍入乍出也若亾髣髴不及也引之曰此當以若亾
其一爲句莊子徐無鬼篇天下馬有成材若邱若失若
瑟其一陸德明曰言瑟其耦也齊物論篇嗒焉似瑟其
耦司馬彪曰耦身也身與神爲耦此言若亾其一亦謂

精神不動若亾其身也高讀至若亾爲句則其一二字
上下無所屬矣且一與失徹爲韻如高讀則失其韻矣

供僂纏 纏索

臣有所以供僂纏采薪者

道藏本如是案以猶與也劉本改以爲與而諸本及莊本

皆從之辯見前誰知一條下

高注曰纏索也念孫案供當爲共此因

僂字而誤加人旁也蜀志郤正傳注引此正作共劉子

說符篇同纏字之義諸書或訓爲繞

說文或訓爲束廣雅無

訓爲索者纏當爲縵字之誤也說文作縵云索也字或

作縵坎上六係用徽縵馬融曰徽縵索也劉表曰三股

曰徽兩股曰縵故高注云縵索也若作僂纏則義不可

通矣。劉子及郤正傳注，白帖九十六，纏字亦誤作纏。蓋

世人多見纏，少見纏，故傳寫多誤耳。管子乘馬篇，鍊經

亦誤作纏，唯宋本不誤。韓子說疑篇，或在囹圄，縲紲，縲索之中。今本亦誤作纏。唯道藏本，劉子

釋文作縲，音墨，足正。今本之誤，又說林篇，龜紐之璽，賢

者以為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予溺者金玉。今本

有拯字，乃涉注文而衍。此謂與溺者金玉，不如與之繩

索，使得援之以出水，非謂與拯溺者也。高注自謂金玉

非拯溺之具，亦非謂與拯溺者金玉也。太平御覽珍寶

部九引此有拯字，亦後人依誤本加之。其人事部三十

七引此無拯字，文子上德篇亦無，今據刪。不若尋常之纏，索案尋常之纏，索

本作尋常之纏，其索字，則後人所加也。高注此文以佩

富纏為韻，若作纏索，則失其韻矣。文子作不如與之尺

之纏，雖纏誤為纏，而纏下俱無索字。

求者

敗矣。子之所使求者，念孫案，求下脫馬字，郤正傳注及

白帖引此，竝有馬字，劉子同。

在內

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念孫案，在下本有其

字，後人以意刪之也。爾雅曰：在察也，察其內，即得其精

也，忘其外，即忘其粗也。後人不知在之訓為察，故刪去

其字耳。郤正傳注引此，正作在其內而忘其外，劉子同。

韻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七，珍寶部九，引此竝作尋常

求者

敗矣。子之所使求者，念孫案，求下脫馬字，郤正傳注及

白帖引此，竝有馬字，劉子同。

在內

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念孫案，在下本有其

字，後人以意刪之也。爾雅曰：在察也，察其內，即得其精

也，忘其外，即忘其粗也。後人不知在之訓為察，故刪去

其字耳。郤正傳注引此，正作在其內而忘其外，劉子同。

白帖引作見其內而忘其外雖改在為見而其字尚存

屈宐若

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宐若注屈宐若楚大夫也
魏者也念孫案此許注也宐若當為宐咎字之誤也隸書

咎字或作咎與若相似史記六國表韓世家竝作宐白集解引淮

南許注云屈宐白楚大夫也在魏者也正與此注同說

苑指武篇亦作屈宐白權謀篇作屈宐咎是白咎古字

通屈宐白之為宐咎亦猶平王宐白之為宐咎矣晉語及小

雅小弁傳白華箋竝作宐咎

為人

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

念孫案為人本作為之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為之謂為

楚國之政也下文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云云正

承此句言之若作為人則與上下文全不相涉矣說苑

指武篇正作為之

時爭利

砥厲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念孫案時上當有以字謂因

時而動與天下爭利也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說苑有

以字

子章

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念孫案韋字因
上下文而衍呂氏春秋制樂篇新序雜事篇論衡變虛
篇皆作子無復言矣無韋字

必有三賞君

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念孫案次句有字因
下文故有三賞而衍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天必三
賞君無有字

七里

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
歲念孫案七里當爲七星字之誤也古謂二十八宿爲

二十八星七星七宿也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舍行
七星又新序論衡舍行七星下皆有星當一年四字於
義爲長舍行七星三舍則行二十一星星當一年故延
年二十一歲也呂氏春秋亦云星一徙當七年

故曰

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念孫案故下曰字
因下文故老子曰而行此因述公孫龍納善呼者一事
而言聖人不棄伎能之士非引古語爲證不當有曰字
下文故老子曰云云方引老子之言以證之耳下文曰
故伎無細而能無薄在人君用之耳今本故下有曰字又
字誤與此同

曰故人主之嗜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又曰故周鼎著倖而使齟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又曰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其下皆引書爲證與此文同一例而故下皆無曰字

是以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念孫案是以當依劄子說符篇作以是

使之時 其度安至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

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念孫案使之時而敬順之

順與慎同

時上當有以字說苑政

理篇文子上仁篇竝作使之以時是其證其度安至劉本改至爲在而莊本從之案其度安至者謂敬慎之度何所至猶言當如何敬慎也下文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言敬慎之度所至也若云其度安在則謬以千里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此正作其度安至說苑同

奚適其無道也

跡之徒問跡曰盜亦有道乎跡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

知可否者智也。念孫案奚適其無道也。本作奚適其有道也。適與啻同。孟子告子篇則曰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秦策疑臣者不適三人。適竝與啻同。史記甘茂傳作疑臣者非特三人。言豈特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適之讀為啻而誤以為適齊適楚之適。故改有為無耳。莊子胠篋篇本作何適其有道邪。適亦與啻同。今本作何適而無有道邪。而無二字亦後人所改。唯有字尚存。呂氏春秋當務篇正作奚啻其有道也。

偷也

楚將子發好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

求伎道之士。臣偷也。願以伎齋一卒。念孫案臣偷也。本作臣。楚市偷也。下文市偷進請曰。即承此句言之。今本脫楚市二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引此竝作臣。楚市偷也。

何為之禮

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念孫案之禮。當為禮之。上文出見而禮之。即其證。蜀志郤正傳注引此。正作何為禮之。

夜解齊將匱之幬帳

偷則夜解齊將匱之幬帳而獻之。念孫案郤正傳注及

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服章部五服用部九引此夜下俱有出字於義爲長

明又 明日又

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念孫案明又明日又兩又字皆當爲夕夕又字相近又因下句又字而誤若以又復二字連讀則明字文不成後人不知又爲夕之誤故又加日字耳偷以夜往故言夕上文曰偷則夜出是也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引此作明夕取枕明夕取簪陳禹謨依俗本於取簪上加又字而夕字尚未改

太平御覽四引皆作明夕復往取其枕明夕復往取其簪

楚君 則還師

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念孫案楚君當爲楚軍聲之誤也郤正傳注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楚軍則還師而去道藏本如是則與即同郤正傳注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即還師即則古多通用不煩引證劉績不曉則字之義改則爲乃而諸本從之莊本同斯爲謬矣

故曰無細而能薄

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念孫案故曰無細而

能薄本作故伎無細而能無薄言人君能用人則細伎薄能皆得效其用也今本衍曰字曰字因下文故老子曰而衍說見前故曰
下又脫伎字及下無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兩引此文竝作故伎無細能無薄

尊重

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念孫案遂尊重薛公本作遂重薛公重即尊也秦策請重公於齊高注重尊也又西周策齊策注呂氏春秋勸學節卷二篇注禮記祭統注竝同古書無以尊重二字連用者戰國策史記漢書及諸子書皆但言重無言尊重者唯俗語有之羣書治要引此無尊字蓋後人所加也

意欲

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念孫案古書無以意欲二字連用者此涉上文欲中王之意而誤也意欲本作嗜欲主術篇曰君人者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嗜者與嗜同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嗜欲

淚注

淚目而元鬢淚注而戴肩今本高注云淚水念孫案淚注當為渠頸高注淚水當為渠大皆字之誤也俗書渠淚淚字或作淚二形相似故渠誤為淚廣韻淚強魚切引方言云杷宋魏之間謂之淚挈淚即渠字玉篇云淚

俗淚字皆其證也。頸誤為注者，注字右邊主為頸字左邊，至之殘文，又因淚字而誤加水旁耳。若高注內大字今作水，則後人以淚字從水而妄改之。渠頸大頸也。渠之言巨也。史記蔡澤傳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巨一作渠。彼言渠肩，猶此言渠頸矣。杜子春注周官鍾師引呂叔玉云：肆夏樊遏渠皆周頌也。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荀子疆國篇是渠衝八穴而求利也。楊倞曰：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漢書吳王濞傳：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顏師古亦云：渠大也。是渠與大同義。故高注訓渠為大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引作淚注，而貳肩則所見本已誤。蜀志卻正傳注引作戾頸而貳肩，戾亦傳寫之誤。論衡道

虛篇作鴈頸而貳肩，鴈字則後人以意改之。唯頸字皆不誤。藝文類聚靈異部上引作渠頸而貳肩，又引注云：渠大也。斯為確據矣。

遯逃乎碑

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念孫案：碑下脫去下字，碑或作

啤。太元增上九，雀兔不崩，賴彼映啤。玉篇：映於兩切。啤方爾切。范望

曰：映啤，山足也。下者，後也。見大雅下武箋。周語注。謂遯逃乎山足

之後，故高注曰：匿於碑陰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脫下字。

藝文類聚引作啤下。蜀志注引作碑下，論衡同。

不逾

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念孫案此本作至長不渝解今
本無解字者後人不曉渝解二字之義而削之也不知
渝與解同義太元格次三裳格輦鉤渝范望曰渝解也
字亦作愉呂氏春秋勿躬篇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綖高
注曰愉解也綖緩也又方言愉揜脫也解輸脫也郭璞
曰揜猶脫耳文選七發揜弃恬怠輸寫洩濁李善注引
方言揜脫也脫亦解也渝愉揜輸竝聲近而義同太平
御覽引作至長不渝解蜀志注引作長不渝解論衡作
至長不渝解字雖不同而皆有解字

東開鴻濛之炁無眴

若我南游乎罔窅之野舊本罔誤作罔考論衡蜀志注

濛之炁道藏本如是各本炁字皆誤作先而莊本從之

是也且炁與鄉為韻若作先則失其韻矣論衡蜀志注

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

無眴道藏本劉本如是各本皆作視焉無眴念孫案東開鴻濛之炁開當

為關關字俗書作開唐顏元孫千祿字書開字俗書作

開二形相似故關誤為開莊子秋水篇今吾無所開吾

關天下之匈今本關誤作開漢書西南夷傳皆棄此國

地而牙故謂之管雜記輪人以其杖關轂而

今本亦誤作開輾輪關轂即貫轂漢書王

嘉傳大臣括髮關械關械即貫械今人言關通即貫通鄉射禮不貫不釋古文貫作關犬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察一而關於多家語入官篇關作貫史記儒林傳履雖新必關於足漢書關作貫東貫鴻濛之

光謂東貫日光也見上注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剔缺之倒景義與此貫字同太平御覽楚辭補注引此作東開鴻濛之光則所見本已誤論衡作東貫頌濛之光蜀志注引此作東貫鴻濛之光貫關古字通則開為關之誤明矣視焉無眴本作視焉則眴眴與眩同司馬相如大人賦云視眩泯而亾見楊雄甘泉賦云目冥眴而亾見其義一也楚辭遠遊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儻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此云下無地而上無

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義本遠遊也蜀志注引此正作

視焉則眴論衡作視焉則營營與眴古字通也眴字從目旬聲

大雅江漢篇來旬來宣鄭箋曰旬當作營史記天官書旬始徐廣曰旬一作營旬之通作營猶眴之通作營矣

道藏本作視焉無眴者涉上句無字而誤太平御覽所引已與道藏同後人不知無眴為則眴之誤遂改眴為矚而莊本從之案廣韻矚視也是矚與視同義視焉無視斯為不詞矣且眴與天為韻若作矚則失其韻矣

九垓之外 久駐

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高注曰九垓九天之外念孫案九垓之外本作九垓之上高注本作

九垓九天也。倣真篇徒倚於汗漫之字，高注引此文云：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專精厲意逝九闕，如淳曰：闕亦垓也。淮南子曰：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垓重也。謂九天之上也。司馬相如傳封禪文，上暘九垓，如淳注所引亦與前同。又論衡及蜀志注，太平御覽文選郭璞遊仙詩注，張協七命注，竝引作九垓之上。李白廬山謠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卽用此篇之語，則李所見本亦作九垓之上。御覽又引高注云：九垓，九天也。此皆其明證矣。後人既改九垓之上爲九垓之外，復於注內加之外二字，以曲爲附會，甚矣其妄也。又案吾不可以久駐，駐字亦後人所

加論衡作吾不可久，蜀志注文選注太平御覽竝引作吾不可以久，則久下原無駐字明矣。

止極治

乃止駕，止極治，悖若有喪也。念孫案止極治之止當爲心，隸書心字作心，止字或作止，二形相似，又涉上句止字而誤也。乃止駕爲句，心極治爲句，悖若有喪也，爲句。極治，疊韻字，言其心極治然也。高注楚人謂悵不得爲極治也，論衡作乃止喜，喜當爲嘉，嘉駕古字通。心不怠，悵若有喪，不怠卽極治之。俗字則止爲心字之誤明矣。莊本刪去止字，非是。

朝菌

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高注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狀若蠶蛾。一名孳母。念孫案：朝菌本作朝秀。高注同今作朝菌者，後人據莊子逍遙遊篇改之也。文選辯命論：朝秀晨終。李善注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太平御覽蟲豸部：茲母下，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又引高注云：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似蠶蛾。一名茲母。廣雅釋蟲：朝蛄。曹憲音秀孳母也。義本淮南注，是淮南自作朝秀，與莊子異文，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季子

季子治亶父三年，羣書治要引此季子作宓。音伏子，呂氏春秋具備篇同。念孫案：諸書無謂宓子賤為季子者。季當為孚，字之誤也。孚與宓聲相近。宓子之為孚子，猶宓犧之為庖犧也。伏犧字，漢書皆作宓。庖字古讀若浮，故呂氏春秋本味篇：庖人作浮人，浮宓聲相近。故宓犧或作庖犧。齊俗篇：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六引作孚子。羣書治要作季子，故知宓通作孚。孚誤作季也。

見夜魚釋之

見夜魚釋之。朱本改為見得魚釋之。莊本同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作見夜魚者，釋之。羣書治要引作見夜漁者。

得魚則釋之念孫案羣書治要所引是也呂氏春秋作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家語屈節篇作見夜斂者得魚輒舍之是其證秦族篇亦云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

誠於此

誠於此者刑於彼念孫案各本及莊本誠字皆誤作誠唯道藏本不誤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誠呂氏春秋家語竝同

就視

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念孫案就視當依莊子知北遊篇作孰視字之誤也孰與熟同

師望之謂之

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念孫案望之謂之當作望而謂之今本而作之因下謂之而誤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正作望而謂之呂氏春秋搏志篇同今本搏誤作博

春秋

瞑目敦然攘臂拔劍

於是伏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劍念孫案瞑目二字與攘臂拔劍事不相類瞑目當為瞑目隸書真或作真冥或作冥二形相似而誤莊子秋水篇瞑目而不見邱山釋文瞑本或作冥管子小問篇桓公目切齒傾耳今本瞑字竝誤作瞑又案敦然二字當

在瞋目之上，而以敦然瞋目攘臂拔劍作一句讀。

失從心志

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道藏本劉念孫案失從本皆如是心志當作失從之志，今本之作心者，因志字而誤。有與又同，此言魏王既不能合從，又不能連衡也。呂氏春秋離謂篇作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是其證。漢魏叢書本改有為，又而莊本從之，則昧於假借之義矣。

不可

故周鼎著僇而使齟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念孫案不可下脫為字，呂氏春秋作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是其證。本經篇亦云，故周鼎著僇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

子之將匍之節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子之將匍之節，惠王而說之。陳氏觀樓曰：呂氏春秋首時篇云，楚王說之，與將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則此亦當云，至，因見惠王，而說之。其子之將匍之節六字，乃是上文予以節句注語，今誤入此句中。文義遂不可曉。念孫案陳說是也。莊本又加見字於

而說之之上非是

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

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高注曰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陳氏觀樓曰此所謂筦子當作此筦子所謂梟飛而維繩當作身飛而準繩案管子宙合篇曰身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云云大意謂身飛雖不必如繩之直然意南而南意北而北總期於還山集谷而後止則亦與準於繩者無異所謂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也故此云大

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筦子所謂身飛而準繩者今本身誤作梟準誤作維準字俗省作准又因下繩字而誤從糸則義不可通注內梟字亦身字之誤而云從下繩維之則高所見本已誤作維矣

金鐵鍼

豐水之澗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念孫案金鐵下不當有鍼字鍼即鐵之誤也鐵或省作鍼形與鍼相近今作金鐵鍼者一本作鐵一本作鍼而後人誤合之耳文選沈約貽京邑游好詩注太平御覽珍寶部十二引此皆無鍼字文子上禮篇作金鐵在中形見於外羣書

治要所引如是今本文子
金鐵作金石乃後人所改

陰蔽隱

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陰與
同念孫案隱字蓋蔽字之注而誤入正文者廣雅蔽
子無隱字是其證隱也文

房心

管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高注曰房星句
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劉本注文房星作駟房朱本漢魏
同念孫案正文本作句星在駟心之間注本作駟句房
星句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道藏本注文房星上脫駟

字劉本房下脫星字若正文之駟心作房心則涉注文
守房心而誤也莊伯鴻不知正文房為駟之誤又改注
文之駟房為房駟以就之斯為謬矣駟為房之別名故
須訓釋若房心為二十八宿之正名則不須訓釋爾雅
房也以房釋天駟高注釋駟而不釋心即其證也晏子
春秋外篇作管吾見鈞星在四心之間即淮南所本與鈞
句同四
與駟同

指而損之

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指而損之念孫案指與挹同
集韻挹或作指荀子議兵篇
拱挹指麾富國篇作拱指
文選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注引蒼頡篇云挹損也。挹與損義相近，故曰挹而損之。作揖者，俗字耳。劉績不達而改揖為益，莊本從之，斯為謬矣。後漢書杜篤傳注引此正作挹而損之。荀子宥坐篇說苑敬慎篇竝同。韓詩外傳作抑而損之，抑與挹聲亦相近，故諸書或言抑損，或言挹損也。

儉 陋

多聞博辯守之以儉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劉本改儉為陋，陋為儉而莊本從之。念孫案說文儉約也，廣雅儉少也。正與多聞博辯相對，不當改為陋。說文陋陝也。俗作狹楚辭七諫注曰：陋，小也。亦與富貴廣大相對，不當改為

儉。杜篤傳注引此正作多聞博辯守之以儉富貴廣大守之以陋。與道藏本同。文子九守篇作多聞博辯守以儉富貴廣大守以狹狹亦陋也。

供其情

彼皆樂其業，供其情。念孫案供當為佚佚與逸同安也。逸樂義相近，若云供其情則與上句不類矣。隸書佚或作供，與供相似而誤。

載之木

於是乃去其簪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高注曰：簪，被髮也。木，鶩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鶩。各本脫天字今據爾雅翼所引補

引之曰載與戴同木當爲朮字之誤也朮卽鵠字也高注當作朮鵠身冠也知天文者冠鵠今本鵠作鶩者鶩鶩字相近又涉上文鶩字而誤也爾雅翼引此已誤說文鵠知天將雨鳥也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鵠莊子天地篇皮弁鶩冠搢笏紳脩釋文鵠尹必反徐音述玉篇及爾雅釋文漢書五行志注鵠字竝聿述二音匡謬正俗曰案鵠水鳥天將雨卽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爲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鵠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亦因鵠音轉爲術耳以上正俗莊子釋文曰鵠又作鵠續漢書輿服志引記曰知天

者冠述說苑脩文篇作冠鉞蓋鵠字本有述音故其字或作鵠或作述或作鉞又通作朮耳朮與笏爲韻若作木則失其韻矣鵠卽翠鳥故古人以其羽飾冠冠鵠帶笏皆所以爲飾故莊子亦言鵠冠搢笏若鶩無文采則不可以爲飾矣且鵠知天雨故使知天文者冠之若鶩則義無所取矣諸書皆言知天文者冠鵠無言冠鶩者

淮南內篇第十二

淮南內篇第十三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汜論
 不辱
 古者有整而綰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
 不奪念孫案不辱本作不殺故高注云刑措不用今作
 辱者後人妄改之也殺與生相對奪與予相對若改殺
 為辱則非其指矣且殺與奪為韻若作辱則失其韻矣
 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已誤作辱張載魏都賦注及
 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竝作殺陳禹謨依俗本改為辱文

淮南內篇第十三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汜論

不辱

古者有整而綰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
 不奪念孫案不辱本作不殺故高注云刑措不用今作
 辱者後人妄改之也殺與生相對奪與予相對若改殺
 為辱則非其指矣且殺與奪為韻若作辱則失其韻矣
 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已誤作辱張載魏都賦注及
 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竝作殺陳禹謨依俗本改為辱文

志九之三
子禮篇同。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紕衣孿領而王天下者矣。其義好生而惡殺。荀子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此皆淮南所本。

作為之 宮室

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高讀聖人乃作為。句注云。作起也。念孫案高說非也。作為之三字連讀。下文曰。而作為之。採輪建輿。駕馬服牛。又曰。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皆其證也。又案以為宮室。本作以為室屋。淺學人多聞宮室。寡聞室屋。故以意改之也。案月令曰。毋發室屋。管子八觀篇曰。宮營大而室屋寡。荀子

禮論篇曰。壙壠其額象室屋也。呂氏春秋懷寵篇曰。不焚室屋。史記周本紀曰。營築城郭室屋。俗本亦有改天為宮室者。天官書曰。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則室屋固。古人常語。且此二句以木屋為韻。下三句以宇雨暑為韻。若作宮室。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正作室屋。

綖麻

伯余之初作衣也。綖麻索縷。手經指挂。高注曰。綖。銳索功也。念孫案高訓。綖為銳。則與麻字義不相屬。今案。綖者。續也。緝而續之也。方言。縑。續也。廣雅同。秦晉續折木。謂之縑。郭璞音剡。人閒篇曰。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縑。剡。竝

與綖通索如宵爾索綯之索謂切撚之也高云索功也
功卽切字之誤顏師古注急就篇曰索謂切撚之令緊
者也廣雅曰紉索也紉與切通

乃爲靽躡而超千里肩負擔之勤也

乃爲靽躡而超千里肩負擔之勤也而作爲之揉輪建
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高注曰靽躡靽鞞也念
孫案靽皆當爲靽字從且_{不從且}說文靽柔革也_{玉篇}
_{多達}之剌屨履也靽小兒履也釋名云靽韋履淡頭者之名
也今正文言靽躡_{與靽}同注文言靽鞞皆是韋履之名則
字當從且廣韻靽則古切靽勒名字從且兩字聲義判

然茅一桂不知靽爲靽之誤輒加音祖二字其失甚矣
下文蘇秦靽躡羸蓋靽亦靽字之誤又案爲靽躡之爲
音于僞反爲靽躡而超千里肩負擔之勤也乃起下之
詞非承上之詞爲上不當有乃字此因上文乃爲窾木
方版而誤衍也下文云爲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
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爲上無乃字是
其證肩負擔之勤道藏本劉本及諸本竝同漢魏叢書
本於負擔上加荷字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

所知

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念孫案人各以其

所知當作人各以其知知與智同言各用其智以去害而就利也今本知上有所字者涉下兩所字而衍文子上禮篇正作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

音有本主於中

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句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樂護之所周者也念孫案音當為言此承上句而釋其義也今作音者涉上文音而誤

詩書聞得其言

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念孫案誦先王之詩書詩字因上文詩春秋而衍

先王之書泛指六藝而言非詩書之書也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兩得字皆因下句得字而衍高注云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之本意則聞下無得字明矣文子上義篇正作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

天子之籀

屬籀

圖籀

貌冠

履天子之籀聽天下之政高注曰籀圖籀也念孫案籀猶位也言周公履天子之位也若圖籀則不可以言履矣下文云成王既壯周公屬籀致政亦謂屬位於成王也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籀

今本天子誤作天下據宋本改楊倞

注以籀為圖籀誤與高注同聽天下之斷又曰周公歸周反籀於成王此皆淮南所本疆國篇曰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籀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籀即執位是籀與位同義也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尤其明證矣又下文履天子之圖籀造劉氏之貌冠本作履天子之籀造劉氏之冠史記高祖紀曰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故曰造劉氏之冠漢書高祖紀詔曰爵非公乘以上母皮為之謂劉氏冠今本作履天子之圖籀造劉氏之貌冠者貌字涉高注委貌冠而行後人又誤以籀為圖籀遂於籀

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貌為衍文且圖籀不可以言履也

供嗜欲

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念孫案供嗜欲當作供其嗜欲與達其好憎相對

治人之具

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念孫案人字後人所加高注云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基耳非所以為治則無人字明矣文子上義篇無人字泰族篇曰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亦無人字

鐻銜縶

是猶無鐻銜縶策鋅而御駢馬也。念孫案銜下本無縶字。高注曰：鐻銜口中央鐵，言鐻銜而不言縶，則無縶字明矣。鐻銜下有縶字，則文不成義。此後人熟於銜縶之語而妄加之耳。

槽柔

槽柔無擊，脩戟無刺。莊依漢魏叢書本改柔為矛。念孫案各本皆作柔。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亦作柔。說苑說叢篇言人之惡，痛於柔戟，字亦如此。蓋矛柔聲相近，故古書有俗柔為矛者，不宜輒改也。

獨聞之耳

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念孫案劉本耳作聰，是也。文子上義篇正作獨聞之聰。

道而先稱古

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念孫案道字當在而字下。道先稱古，與存危治亂相對。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先稱古。

卷而伸

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念孫案可卷而伸，劉本作可卷而懷，是也。此言繩之為物，可

曲可直故先言卷而懷後言引而伸且懷與賒為韻若作伸則失其韻矣文子上仁篇正作可卷而懷

大臣將相

管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

各本任下衍其

字莊本從之非是今從道藏本

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高讀

大臣絕句注曰大臣陳成子也而以將相屬下讀引之曰大臣將相四字當連讀將相即大臣也釋其國家之柄專任大臣將相皆以六字為句攝威擅勢私門成黨公道不行皆以四字為句若以將相屬下讀則句法參差不齊矣且柄相黨行四字為韻

柄古讀若方行古讀若杭並見唐韻正

讀大臣絕句則失其韻矣

陳成田常 陳成子恆

故使陳成田常賜夷子皮得成其難引之曰陳成田常本作陳成常陳其氏也成其諡也常其字也恆其名也八閒篇正作陳成常呂氏春秋慎勢篇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作陳成恆韓子外儲說右篇作田成恆田與陳古字通言陳則不言田矣後人又加田字謬甚又說山篇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子字亦後人所加

矜為剛毅 矜於為柔懦

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亾則

矜於為柔懦念孫案矜皆當為務

務矜二字隸書往往

為不久韓子難篇作矜偽不長呂氏春秋勿躬篇務服性命之情務誤作矜

管子小稱篇務

無定見故見柔懦者侵則務為剛毅見剛毅者凶則務

為柔懦也主術篇曰為智者務為巧詐

道藏本劉本茅本竝同朱本改

為作於非莊本同

為勇者務於鬪爭是其證也又案此文本作

見柔懦者侵則務為剛毅見剛毅者凶則務於柔懦於

下本無為字於亦為也為亦於也務為剛毅務於剛毅

也務於柔懦務為柔懦也僖二十年穀梁傳曰謂之新

宮則近為禰宮言近於禰宮也秦策曰魏為逢澤之遇

朝為天子言朝於天子也是為與於同義郊特牲曰郊

之祭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言為其質不為其文也又

曰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大戴禮曾子本孝

篇曰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外則哀以莅

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言如此而後

成為孝子也晉語曰祁奚辭於軍尉言辭為軍尉也文

六年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

者也言積分而成為月也是於與為亦同義為於同義

故二字可以互用晉語曰稱為前世

章注曰言見稱譽於前世

諸侯韓詩外傳曰民不親不愛而求於己用為己外不

可得也皆以為於互用此云見柔懦者侵則務為剛毅

見剛毅者也。則務於柔懦亦以為於互用。主術篇曰。為智者務為巧詐。為勇者務於鬪爭。即其明證也。又史記孟嘗君傳。君不如令弊邑。淡合於秦。西周策於作為。張儀傳。韓梁稱為東藩之臣。趙策為作於。蓋為於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也。然則務於柔懦。即務為柔懦。道藏本於下復有為字者。後人不知為於之同義。故又加為字耳。劉本朱本同。茅本不刪為字而刪於字。斯為謬矣。莊本同。

本無主

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陳氏觀樓曰。本無主於中。當作無本主於中。上文云。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護之所。周正與此無本主於中相對。下文亦云。中有本主以定清濁。

不謳

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樵而不謳。各本樵誤作樵。依注改。高注曰。謳和也。陳氏觀樓曰。謳當作調。故注訓為和。今作謳者。因下句謳字而誤。

無不霸王者 無不破凶者

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而萬乘之國。無不破凶者矣。念孫案。無不霸王。無不破凶。兩不字。皆後人所加。此言千

乘小而萬乘大若疆者必勝富者必利則是千乘之君必無霸王者萬乘之國必無破亡者矣而不知國之興亡在得道與失道不在大與小也故下文曰存亡得道而不在于大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兩不字其失甚矣

處疆大勢位 何謀之敢當

二君處疆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念孫案處疆大勢位本作處疆大之勢與脩仁義之道相對爲文今本脫之字衍位字位字因上文務高其位而衍則與下句不對高注云當其居疆大之勢各本居誤作君君下又衍

也字今改正不能自不知所行之非則勢下無位字明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處強大之勢又案何謀之敢當當字義不可通羣書治要引作何謀之敢慮是也慮字隸書或作憲因誤而爲當

溺外

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外之直而證父信而溺外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念孫案信而溺外本作信而外女言信而爲女外則信不足貴也今本外女作溺外者涉上注水至溺外而誤直而證父信而外女相對爲文且女與父爲韻若作溺外則文既不對而

韻又不諧矣文子道德篇正作信而外女

局曲直

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念孫案此言屈伸偃仰皆因乎事之曲直曲直上不當有局字蓋衍文也文子道德篇無局字

卑弱柔 本矜

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念孫案本當為夸夸矜與攝奪相對為文夸字或書作奈形與本相似因誤為本文選甘泉賦注引此正作夸又案蒲韋皆柔弱之物故曰時屈時伸弱

柔如蒲韋弱柔上不當有卑字此涉下文屈膝卑拜而誤衍也荀子不苟篇云言己之完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韋非攝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語意略與此同柔從若蒲韋之上亦無卑字

車裂

管者甚宏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麻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外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一引此同念孫案左傳國語皆言周殺萇宏而不言車裂他書亦無車裂之事案莊子胠篋

篇甚宏脗釋文崔云脗裂也淮南子曰甚宏鉞裂而外
據此則古本本作鉞裂今作車裂者涉下文蘇秦車裂
而誤也注內車裂同

無問

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念孫
案問當為閒方言曰閒非也襄十五年左傳且不敢閒

父母昆弟之言孟子離婁篇政不足閒也趙岐陳羣孔穎達諸儒皆訓閒為非疵讀為訾莊子
篇無譽無訾呂氏春秋必已篇作疵荀子無閒與無訾
同義故廣雅曰閒訾諍也諍與毀同今本閒誤為問則非其
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無閒其小節

顏喙聚

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忠臣念孫案喙當為
啄字之誤也顏喙聚左傳哀二十七年呂氏春秋尊師
篇韓子十過篇竝作顏涿聚韓詩外傳作顏斲聚說苑
正諫篇作顏燭趨漢書古今人表作顏燭雛晏子春秋
外篇作顏燭鄒竝字異而義同啄與涿斲燭聲竝相近
喙則遠矣喙喙二字書傳往往相亂

季襄

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滂君之朝不倉亂世之倉
遂餓而死高注曰季襄魯人孔子弟子念孫案孔子弟

子無季襄襄皆當為哀字之誤也史記仲尼弟子傳公

哲哀字季次索隱引家語作公哲克克亦哀之誤此言季哀即季次也故

高注云然弟子傳載孔子之言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

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游俠傳曰季次原憲懷獨行君

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

此云立節抗行不入滂君之朝不倉亂世之倉說與史

記略同

一人而誤求於人與自脩相對為文人上不當有一字

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自脩則以道德念孫案求於一

人劉本無一字是也道藏本有一字者因上文責備於

一人而誤求於人與自脩相對為文人上不當有一字

下文責人以人力自脩以道德即其證文子上義篇作

於人以力自脩以道

得其賢

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

難矣念孫案得其賢乎天下衍其字藝文類聚寶部上

引此無其字

美之與惡此皆相似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

亂人者若芎藭之與橐本也

各本脫若字今據上文及羣書治要史記索隱爾雅

疏本草圖經埤雅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高注曰
續博物志引補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高注曰
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
仁異也念孫案美之與惡本作葵之與莧葵與莧不相
似故易辨此言物之不相似者下言物之相似者皆各
舉二物以明之若云美之與惡則不知爲何物矣蓋俗
書美字作羨葵字作葵葵之上半與美相似因誤而爲
美後人不解其故遂改爲美之與惡耳羣書治要及爾
雅疏埤雅續博物志引此竝作葵之與莧是其證又案
上旣言亂人則下不必更言相似且正文旣言相似則
注不必更言言其相類矣爾雅疏引許注云此四者藥

草臭味之相似然則此皆相似四字蓋後人約記許注
於正文之旁而寫者因誤合之也茅本又於相似下加
者字而莊本從之謬
矣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爾雅疏本草圖經埤雅續博
物志所引皆無此四字

天下爲忠之臣者 賞少而勸善者衆

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也終盡
也言
莫不盡忠於其君也茅一桂不曉終字之義遂改終忠
爲願忠而莊本從之謬矣道藏本劉本朱本竝作終忠
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念孫案天下爲忠之臣者當作
天下之爲臣者呂氏春秋義賞篇引孔子曰賞一人而
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卽淮南所本也今本之爲

三字誤倒又衍一忠字此賞少而勸善者眾也當作此
賞少而勸眾者也上文云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眾正
與此句相應下文曰此刑省而姦禁者也此用約而為
德者也此入多而無怨者也句法竝與此同今本眾者
二字誤倒又衍一善字善字涉下文勸善而衍

右服失馬獲之

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高注曰服中央馬鄭風田箋兩服中央夾轅者義與高注同各本中央作失因正文而誤今改正念孫案右服失馬馬字因注文而行服為中央馬則不須更言馬矣呂氏春秋愛士篇正作右服失失與佚同又梁由靡扣穆公之驂

獲之高注云將獲穆公則正文獲上有將字也將獲未獲故人得而救之若已為晉所獲則不能救矣

管金

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高注曰金印封所以為信念孫案如高注則金字當為璽字之誤然金與璽字不相似璽字無緣誤為金蓋俗書璽字或作奎因誤為金矣五音集韻云璽俗作奎

法令者

夫法令者罔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無愚夫蠢婦各本篇作蠢辯見地形皆知其人蠢愚下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

念孫案法令下行者字法令罔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相對爲文

然而立秋之後

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舛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舛市之人血流於路念孫案下然而二字因上然而而衍立秋之後五句即承上舛之罪刑戮之羞言之不當更有然而二字

夫今 斬首拜爵

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念孫案夫今當爲今夫斬首下脫者字斬首者

拜爵屈撓者要斬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有者字

隊階

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念孫案隊階二字義不可通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隊伯字之誤也左畔作伯因隊字而誤右畔作皆則因下文皆字而誤逸周書武順篇曰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是百人爲伯也兵略篇曰正行五連什伯史記秦始皇紀曰躡足行伍之閒而備起什伯之中通典兵一引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是隊爲伯之半故曰隊伯之卒

波至而自投於水

志九之十三

三

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念孫案波至而下當有恐字下文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即承此句言之羣書治要意林藝文類聚舟車部白帖六十三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六舟部二引此皆作波至而恐

患弗過

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念孫案過當從劉本宋本作過字之誤也

可傳於後世

世俗言曰葬於人者裘不可以藏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綈繇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

也而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譬之念孫案裘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曰可傳於後世劉本作不可傳於後世不字因上文不可以藏而行諸本與劉本同莊本亦同唯道藏本無不字

不待戶牖之行

使鬼神能元化則不待戶牖之行念孫案之當作而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二引此正作不待戶牖而行本卷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六句內脫文去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半其死也葬以大車為薦念孫案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

獸部八引此竝作故馬兔人於難者其舛也葬之以帷
為衾牛有德於人者其舛也葬之以大車之箱為薦今
本葬之下脫去以帷為衾四字牛下脫去有德於人者
五字葬下脫去之字大車下脫去之箱二字當補入

故炎帝於火舛而為竈各本舛而皆誤作而舛惟道藏

仍從各本作禹勞天下舛而為社后稷作稼穡而為
稷念孫案炎帝於火本作炎帝作火於字或書作於形

與作相似而誤太平御覽火部二引作於亦後人依誤
本改之其居處部十四引此正作作史記孝武紀索隱

藝文類聚火部廣韻竈字注引此竝作作禹勞天下勞

下本有力字故高注曰勞力天下謂治水之功也道藏

本皆如是各本無力字者據已脫之正文刪未脫之注
文耳莊刻從各本刪力字非是高注脩務篇亦云禹勞

力天下不今本無力字者後人誤以為衍文而刪之耳

古者謂勤為力大雅烝民箋勞力天下猶言勤勞天下

泰族篇曰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是也倒言之則曰力勞
主術篇曰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是也藝文類
聚禮部中引此無力字亦後人依誤本刪之太平御覽
禮儀部十一引正文注文竝作勞力論衡祭意篇或曰
炎帝作火舛而為竈禹勞力天下舛而為社所引即淮

南之文后稷作稼穡后稷本作周棄此亦後人以意改之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魯語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此皆淮南所本藝文類聚禮部中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此竝作周棄高注當云周棄后稷也今本云稷周棄也此亦後人所改

淮南內篇第十三

淮南內篇第十四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詮言

及宗

分而為萬物莫能及宗高注曰謂及己之性宗念孫案及皆當為反字之誤也宗者本也言莫能反其本也下文云能反其所生即反宗之謂故高注曰反己之性宗也說山篇曰吾將反吾宗矣又曰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高注竝云宗本也是其證分而為萬物文選演連珠注引作分為萬殊案上文既云

物以羣分此無庸復言分為萬物疑作萬殊者是也今本殊作物蓋涉下文萬物而誤

匹乎萬物之中

物物者匹乎萬物之中高注曰物物者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念孫案莊本改匹為存正與此義相反動有章則詞

星劉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劉於德而見故人視之八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引之曰詞當為訶凡隸書可字之在旁者或作司漢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雅歌吹笙歌作歌冀州從事郭君碑周柯霜榮柯作柯故訶字

或作詞形與詞相似因誤為詞訶謂相譏訶也動有章則人訶之行有迹則人議之也說林篇曰有為則議多事固苛高注曰蘇秦為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苛與訶同議字古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與為為韻為讀若譌淮南倣真篇立而不議與和為韻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議與禾為韻故此及說林篇皆以訶議為韻若作詞則失其韻矣

貴其所有

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念孫案貴與賤相反長與短相反若有與短則非相反之名有當為脩字之誤也隸書脩字或作脩因殘缺而為有字脩長也言人皆貴其所長而賤其

所短也淮南王避父諱故不言長而言脩

與賦賦物莫不足滑其調獨盡其調音五行異氣而

人莫不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其美在調又曰

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

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通命之情者不憂

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念孫案物

莫不足滑其調當作物莫足滑其和滑亂也見原道傲

篇注及周言通於道者物莫能亂其天和也今本莫下

衍不字因上文兩和字又誤作調原道篇曰不以欲滑

和傲真篇曰不足以滑其和精神篇曰何足以滑和莊

子德充符篇曰不足以滑和諸書皆言滑和無言滑調

者且和與為何為韻為古讀若誘若作調則失其韻矣

又兵略篇敵若反靜為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

動而應有見所為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

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案獨盡

其調調亦當為和注和與奇為移虧陂為韻奇為移虧

在歌部說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又秦族篇五行異氣而

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本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

藝異科而皆通因和誤為調通誤為道後人遂於道上

加同字又於調上加適字以成對句而不知其謬也太

平御覽學部二引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道字雖誤而和字不誤且上句無適字下句無同字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一引此正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通泰族又云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本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刑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案其美在調調亦當為和之治為韻和權施宜為韻和施宜古音在歌部權在元部歌元二部古或相通說見泰族陰陽化一條下若作調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篇正作其美在和其失在權泰族又云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

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案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本作日引邪欲而澆其天和即原道所云以欲滑和也文子下德篇作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柰天下何是其明證矣今本澆其下行身字因下文而行天誤為夫和誤為調遂致文不成義且聲爭性為韻和何為韻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和調二字形聲皆不相近無因致誤而上五段和字皆誤作調殊不可解

以欲用害性

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念孫案劉本無下用字是

也此因上用字而衍

所無 所有

聖人守其所以有以與已同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亾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念孫案求其所無本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有本作脩其所已有此皆承上文而申言之不當有異文今本作求其所無脩其所有皆後人以意改之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已有文子符言篇同下文亦云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

勸而就利者

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念孫案勸下而字因下句而衍文子符言篇無而字

不為善

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念孫案善當為好不為好不避醜遵天之道猶洪範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也今作不為善者後人據文子符言篇改之耳好醜道為韻始已理為韻謀時期為韻得福則為韻若作善則失其韻矣

旁禍 旁福

內無旁禍外無旁福念孫案旁字義不可通文子符言篇作奇禍奇福是也俗書奇字作奇旁字作旁二形相似而誤

生貴

為善則觀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引之曰貴當為責字之誤也此言為善則觀之者多觀之者多則責之者必備下文曰責多功鮮無以塞之正謂此也文子符言篇作為善即勸勸即生責

受名 唯能勝理而為受名名興則道行

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念

孫案受當為愛字之誤也愛名則不愛道故道不用也

文子符言篇正作愛又下文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

善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為

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案此當作唯滅迹

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

道不行道行則人無位矣人如人心道心之人上文高注云無位無所立也即

上文所謂人愛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也今本為

能誤作唯能無愛名誤作為受名道不行又脫不字則

上下文皆不可通矣韓詩外傳云唯滅跡於人能與而

隨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

則人無位矣。是其證。勝理二字說見後勝心一條下。

貨數

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引之曰。貨當為背字之誤也。背數而任己。謂背自然之數。而任一己之私。與上句釋公而就私同意。文子符言篇作倍道而任己。倍與背同。下文又云。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

立名於為質 忘為質 不忘其容

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循故。而事不順。

時。今本循作脩。順作須。並誤。說見原道循誤為脩下。念孫案質當為賢。賢質草

書相似。故賢誤為質。逸周書官人篇有隱於仁。為賢與

為善義正相承。文子作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是其

證。又下文無須與忘為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

其容者。必累其形。案此當作無須與忘其為賢者。必困

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為容者。必累其形。今本上二句

內脫其字。下二句內脫為字。為容與為賢相對。百步之

勞。故曰。必累其形。脫去為字。則文義不明。賢字又誤為質。此即承上欲立名

於為賢。則治不循故事。不順時言之故。高注曰。常思為

賢。不循自然。則性困也。今本高注賢字亦誤為質。文子作夫須與無

忘其為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為容者。必累

其形是其證。

不足以斃身

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

高注：更，償也。

事之敗也，不足以斃身。

念孫案：不足以斃身，不字。涉上文而行，此言功成則不足以償其責，事敗則適足以斃其身也。文子符言篇作：事敗足以滅身，是其證。

善說而亾國

公孫龍粲於辭而賈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亾國，念孫案：亾國當作亾身。故高注曰：蘇秦外於齊也。今本身作國者，涉下文治國而誤。又案高注本在蘇秦

善說而亾身之下，今本在亾字之下，國字之上，則是以

亾字絕句，而以國字下屬為句，大謬。

此句與上二句相對為文，若讀蘇秦

善說而亾為句，則與上二句不對。下文由其道則善，無章，循其理，則巧無名，亦相對為文。若讀國由其道為句，則文不成義。

外釋交

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陳氏觀樓曰：外釋交之策，當為釋外交之策。上文外交而為援，是其證。

不以位為患

智者不以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患，可謂無為矣。劉本患作惠，念孫案：劉本是也。不以位為

惠謂不假位以行其惠也為惠與為暴相對主術篇曰
重為惠重為暴則治道通矣義與此同

圍

一人之力以圍強敵念孫案圍當為圍字之誤也圍與
禦同劉績改圍為禦而莊本從之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勝心 勝欲 勝理

聖人勝心眾人勝欲念孫案勝任也言聖人任心眾人
任欲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聖人先
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故曰聖人任心也若眾
人則縱耳目之欲而不以心制之故曰眾人任欲也下

文曰會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

關交爭高注三關謂會視聽今本正文三關作三官注

篇曰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今據以訂正以義為制者

心也又曰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

皆其證矣說苑說叢篇曰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

目導心即此所謂聖人勝心眾人勝欲也說文勝任也

任與勝聲相近任心任欲之為勝心勝欲猶戴任之為

戴勝月令戴勝降于桑呂氏春秋季春篇作戴任高解聖人勝心曰心者欲

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則誤以勝為勝敗之勝

矣如高說則是心與耳目口無以異下文何以言三關

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乎又解眾人勝欲曰心欲之而能
勝止也心欲之而能勝止則是賢人矣安得謂之眾人
乎且下文言欲不可勝則勝之訓爲任明矣文子符言
篇作聖人不勝其心眾人不勝其欲此亦未解勝字之
義而以意改之也又下文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
然者爲能勝理而無愛名此句今本多誤字
辯見前受名下勝亦任也
言任理而不愛名也隨天地自然卽所謂任理也呂氏
春秋適音篇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亦謂任理爲勝理
也高注曰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以事理爲情欲義
不可通皆由誤以勝爲勝敗之勝故多抵牾矣

從事於性

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念孫案此本作故聖人損欲
而從性上文曰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故此言損欲而
從性也後人改從性爲從事於性則似八股中語矣文
子符言篇正作損欲而從性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
作損欲而存性雖存與從不同而皆無事於二字

因而不生

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己者
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癘疵之興興與發同義各
本興誤作與今
據太平御
覽引改瘞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念孫案邪氣因而不

生本作邪氣自不生言治身養性皆得其道則邪氣自
然不生非常恐其生而豫備之也今本作邪氣因而不
生者自誤為因隸書因或作回與
自字相似而誤後人又加而字耳太
平御覽引此正作邪氣自不生

在智 在力

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
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念孫案在皆當為任字
之誤也言當因時而動不可任智任力也上文曰失道
而任智者必危又曰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
也好勇危術也皆其證

不滅 不沒

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念孫案
滅當為臧沒當為設皆字之誤也臧字俗書作臧形與
滅相似設與沒草書

亦相臧古藏字鼓本無聲擊之而後有聲鏡本無形物
來而後有形故曰鼓不藏於聲鏡不設於形作滅作沒
則義不可通矣文選演連珠注引此作鏡不設形故能
有形文子上德篇作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設形故
能有形是其證

弗吹弗聲

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弗聲劉本依文子

改弗聲為無聲而諸本皆從之莊本同念孫案劉改非也

白虎通義曰聲者鳴也言管簫有音弗吹弗鳴也兵略

篇曰彈琴瑟聲鍾竽也劉誤以聲為聲音

之聲故依文子改之耳金石有聲管簫有音音亦聲也

此謂聲音之聲弗叩弗鳴弗吹弗聲聲亦鳴也與聲音之聲異義若云

弗吹無聲則與上文不類矣

怨

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劉本依文子符言篇

改怨為惡念孫案劉改是也譽與毀對善與惡對道藏

本作怨者涉上文兩怨字而誤

焉可以託天下

能不以下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焉可以託天

下也念孫案焉猶則也老子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

天下道應篇引作焉可以託天下是其證荀子禮論篇三者偏也焉

無安人史記禮書作則無安人是焉與則同義詳見老子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下道藏本劉本

朱本竝作焉茅一桂不解焉字之義而改焉作為莊本

從之謬矣

持無所監

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今本高注云持無所監所監者非

元德故為狂生李善注文選任昉哭范僕射詩曰淮南

子曰臺無所監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鑿者非元德故爲狂生臺古握字也念孫案如李注所引則今本正文及高注皆經後人刪改明矣又案臺與握不同字臺當爲臺字之誤也說文臺古文握故高注云臺持也又云臺古握字也後人不知臺爲臺之誤而改臺爲持又改高注臺持也爲持無所監并刪去臺古握字也五字以滅其跡甚矣其妄也

怨無所滅

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念孫案怨無所滅文子道德篇作無所怨憾是也道固當誅故受誅者無所怨憾今本怨字誤在無所上憾字又誤作滅則文不成義

屈奇

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高注曰屈短奇長也念孫案屈奇猶瑰異耳周官闈人奇服怪民不入宮鄭注曰奇服衣非常屈奇之服卽奇服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摧峯崛崎義與屈奇相近屈奇雙聲字似不當分爲兩義也

捉得其齊

善博者平心定意捉得其齊行由其理高注曰齊得其適也念孫案捉當爲投投得其齊謂投箸也秦策曰君

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行由其理謂行某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箸行六棊故為六博是也隸書投字或作投捉字或作投二形相似故投誤為捉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一引此正作投

馳

馳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高注曰馳競驅也劉曰馳除救切莊曰馳即騁字省文孫編脩程文學說皆如是孫氏頤谷讀書脞錄曰玉篇馳除救切廣韻在四十九宥注皆訓為競馳與高注正合非騁之省文也念孫案劉注及孫頤谷說是也玉篇廣韻競馳之訓既本於高注

則讀馳為胃亦必本於高注今本高注有義無音寫者

脫之耳馳之言逐也

逐馳古同聲大畜九三良馬逐釋文逐如字鄭本作逐逐云兩馬走

也一音胃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郭注逐音胃

晉灼注漢書五行志曰競走

曰逐故高注言競驅若是騁字則但可訓為驅不可訓為競驅矣與人競驅故云不貪最先不恐獨後若但曰騁則無先後之可言矣孫程必以為騁之省文者徒以說文無馳字故耳不知是書之字固有說文所不收者且馳謂之騁競驅謂之馳一從粵聲一從由聲馳從由聲與胃同不得以甲代乙也

不通

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念孫案：通本作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術，達為韻道，守為韻，改達為通，則失其韻矣。據高注云：無術不能達，則正文作達甚明。

般臠

周公般臠，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縣，高注曰：臠，郡到前反。肩之美也。引之曰：大雅既醉，箋：般，牲體也。牲體多矣，不應獨言臠。臠當為腍。奴低反，凡隸書從頁從需之字多相亂，故臠誤為臠。說文：腍，有骨醢也。或作鸕。爾雅：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鸕。周官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有麋鸕。鹿鸕，麋鸕是也。般，俎實也。

腍，豆實也。般腍，猶言俎豆耳。般腍，鍾鼓各為一物，文正相對。

弗能無害也

俎豆之剝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無害也。念孫案：弗能無害，謂雖弗能，亦無害於事也。故下文云：弗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莊本害上脫無字，蓋為劉本所誤。

大本

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念孫案：兩大字一本字，皆義不可通。此

文當作故始於都者常卒於鄙始於樂者常卒於悲其
作始簡者其終卒必調莊子人間世篇且以巧鬪力者
始乎陽常卒乎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凡事
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卽
淮南所本也上文曰故以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
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亦本莊子
今本上兩卒字作大下一卒字作本者隸書卒或作卒
本或作卒二形相似故卒誤爲本墨子備高臨篇足以
書游俠傳其陰賊著於心卒發
於睡眦今本卒字竝誤作本上兩本字又脫其下半
而爲大耳

以相響 反生鬪

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響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
盈爵之間反生鬪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念孫案文選鮑
照結客少年場行注引此以相響響上有賓字反生鬪
反上有乃字句法較爲完備

席之先萑簞四句

席之先萑簞樽之上元酒各本酒作樽因上樽字而誤
今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
改組之先生魚豆之先泰羹念孫案此本作席之上先
萑簞樽之上先元酒組之上先生魚豆之上先泰羹席
之上三字連讀先萑簞三字連讀下三句竝同後人不
曉文義而以意刪之或刪上字或刪先字斯爲謬矣藝

文類聚服飾部上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並引此席之上
先菴簞樽之上先元酒初學記器物部引此豆之上先
太羹是其證

衰其暑 大熱 質有之

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爍石流金火弗為
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引之曰火弗
為衰其暑暑當為熱大熱爍石流金熱當為暑二字互
誤火可言熱不可言暑且熱與烈為韻若作暑則失其
韻矣下文寒暑二字正承大寒大暑言之若云大寒大
熱則又與下文不合矣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熱暑二

字互誤已與今本同文選演連珠注引此正作火弗為
衰其熱質有之也之當為定言火有一定之質故不為
寒暑損益也定字俗書作定因誤而為之御覽引此已
誤

爾

自身以上至於荒芒句爾遠矣自歛而天地無窮句爾
滔矣高注滔曼長也念孫案爾字義不可通劉本爾作亦是
也尔字俗書作尔與亦相似亦誤為尔後人因改為爾
矣漢書司馬相如傳茲亦於舜後漢書張衡傳亦要思乎故居今本亦並作爾皆是亦誤為尔又改為爾也

累積其德

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引之曰：累積其德，當依文子符言篇作「不累其德，累讀如負累之累」。言中心恬漠，外物不能累其德也。下二句云：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自春秋有度篇曰：惡欲喜，信其情，與不累其德，文正相對。呂氏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寫者脫去「不字」，校書者又誤讀累為「積累之累」，因加「積字」耳。

淮南內篇第十四

淮南內篇第十五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兵略

大論

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念孫案：大當為「天」字之誤也。論與倫同。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鄭注：論，或為倫。釋文：論，音倫。理也。倫，論古多通用。莊本改論為倫，未達假借之義。倫，道也。見小雅正月篇毛傳。言為天道之所不取也。論語：微子篇包咸注。

文子上義篇正作天倫

其國

乃發號施令曰

道藏本無曰字莊依劉本增曰字是也太平御覽引此有曰字文子同

其

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念孫案其當為某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正作某國司馬法仁本篇亦云某國為不道征之

故不可得而觀

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念孫案不可得而觀本作不得觀其形後人以形與端韻不相協故改為不可得而觀也不知元耕二部古

或相通

說文景從袁聲而唐風杜篇獨行景景與菁姓為韻齊風還篇子之還兮與閒肩假為韻而漢書地理志引作子之營兮淮南精神篇曰以道為紉有待而然抱其大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齊

俗篇曰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道應篇曰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又莊子大宗師篇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逸周書時訓篇曰嚶嚶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屢奪后命王瓜不生困於百姓漢書貢禹傳曰何以慎為勇猛而臨官外戚傳悼李夫人賦曰超兮西征肩兮不見太元進次二日進以中刑大人獨見聚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燕聚嘻嘻樂淫衍也宗其高年鬼待敬也易林姤之臨曰禹召諸侯會稽南山執玉萬國天下康寧升之震曰當變立權擿解患難渙然冰釋大國以寧皆以元耕二部通用形字正與端為韻也人能觀天而不能知其形故曰不得觀其形非謂不可得而觀也文子自然篇正作故不得觀其形

極之

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念孫案刑並與形

同可謂極之矣，當作可謂極之極矣。形者兵之極，至於無形，故曰極之極。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可謂極之極矣。鈔本如是，刻本作可謂極矣，乃後人妄刪。

同欲相助

故同利相外，同情相成，同欲相助。念孫案：同欲相助，當作同欲相趨。趨，七句反，向也。同惡相助，今本上句脫相趨二字。下句脫同惡二字，同欲同惡相對為文，且利外為韻，情成為韻，欲趨為韻，惡助為韻，欲與助則非韻矣。古韻欲部，惡助屬御部，故欲與助非韻。史記吳王濞傳：同惡相助，同好相畱，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外，是其證。文子自然篇作同行者相助，此以意

改耳，呂氏春秋察微篇亦云同惡固相助。

兵交

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念孫案：兵交當為交兵，文子上義篇正作交兵，接刃下文亦云不待交兵接刃。

維枹縮

維枹縮而鼓之，高注曰：縮貫也。枹係於臂以擊鼓也。念孫案：維枹縮而鼓之，殊為不詞。一切經音義二十引此作縮枹而鼓之，無維字，是也。枹字本在縮字下，故高注先釋縮，後釋枹。因枹字誤在縮字上，後人又以高注言枹係於臂，因加維字耳，不知縮字已兼維係之義，無庸

更言維也

脫句

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五連什伯明鼓
旗此尉之官也前後前後上脫一字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
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
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
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
足也引之曰下言五官而上祇有四官寫者脫其一也
兵甲治不當有此司馬之官也一句自論除謹至兵甲
治皆司馬之事非尉之事且句法亦與下不同自正行

五以下乃是尉之事耳司馬也尉也候也司空也輿也

所謂五官也左傳成二年晉軍有司馬司空輿帥候正

亞旅襄十九年晉軍有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官名

與此略同而其數皆五足以相證矣漢書百官公卿表

候司馬皆屬焉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
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通典兵類
引一說曰凡立軍二百人立候
四百人立司馬八百人立尉

郟淮

管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郟淮

高注曰巴蜀郟淮地名念孫案郟淮本作郟邳注此後

人妄改之也淮乃水名非地名與高注不合太平御覽

州郡部十三引此正作邳邳沅湘潁泗皆水名巴蜀邳邳皆地名漢邳縣故城在今邳州東北下邳故城在今邳州東二縣相連故竝言之史記楚世家亦云鄒費邳邳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念孫案太平御覽引作山高尋雲霓谿淡肆無景是也谿淡二字連讀今本脫淡字則與上句不對肆無景三字連讀故高注云肆極也極谿之淡不見景也若以谿肆連讀則文不成義矣晉書羊祜傳高山尋雲霓淡谷肆無景即用淮南語

錐矢

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高注曰錐金鏃箭羽之矢也引之曰錐當為鏃注內箭羽當為翦羽皆字之誤也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鏃說文同方言曰箭江淮之間既鈞周官司弓矢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曰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隱元年穀梁傳曰聘弓鏃矢不出竟場鏃字亦作猴士是其明證矣下文云喪禮記曰猴矢一乘骨鏃短衛是疾如鏃矢鏃亦鏃之誤疾字隸書作侯佳字隸書作侯與疾亦相似故鏃矢之字非誤為錐即誤為鏃齊策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文與此同則錐矢亦是鏃矢之誤高注以錐矢為小矢非也史記蘇秦傳又誤作鋒矢索隱引呂氏春秋貴卒篇所為貴錐矢者為其應聲而至今本呂氏春秋誤作鏃矢莊子天下篇鏃矢之疾鏃亦鏃之誤郭象音族非也鵬冠子世兵篇發如鏃

矢鏃本或作鏃亦當以作鏃者為是

大地

楚國之強大地計畝中分天下念孫案大當為支字之誤也汜論篇云度地計畝度與支皆計也大戴禮保傅篇燕支地計畝不與齊均盧辯曰支猶計也賈子胎教篇作度地計畝

棘棗

伐棘棗而為矜高注曰棘棗酸棗也矜予柄念孫案棘棗本作燃棗注同此亦後人妄改之也魏風園有桃傳云棘棗也說文棘小棗叢生者皆不訓為酸棗改燃為棘

則與高注不合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枇杷燃柿索隱徐廣曰燃棗也而善反說文曰燃酸小棗也淮南子云伐燃棗以為矜索隱引作燃棗而酸小棗之訓又與高注合則正文注文皆作燃棗明矣下句注云燃矜以內鑽鑿燃即燃字之誤

所以加 所勝

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念孫案上二句當作故文之所加者淺則勢之所服者小今本加上衍以字服字又誤作勝服勝左畔相似又因上文多勝字而誤下言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猶

言勢之所服耳服與制義相近若作勝則非其指矣漢書刑法志作文之所加者淡則武之所服者大文子下德篇作文之所加者淡則權之所服者大皆其證

者侔

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者侔則有數者禽無數劉本改者侔為勢侔而莊本從之念孫案劉改非也者當為智字之誤也者智下半相似又因上文者字而誤力敵二字承眾者勝寡而言言眾寡相等則智者勝愚也智侔二字又承智者勝愚而言言智相等則有數者禽無數也劉改為勢侔則義與上句不相承且與力敵相複矣數

謂兵法也詮言篇曰慮不勝數事不勝道故曰智侔則有數者禽無數也文子上禮篇正作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元逐

神出而鬼行星耀而元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壑玉篇壑古文垠

字念孫案逐當為運元運天運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桓譚新論曰元者天

也釋名曰言如星之耀如天之運也覽冥篇曰日行而月動星耀而元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是

其明證也運字古讀若云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夏書天子之德廣運與文為韻管子

形勢篇受辭者名之運也與尊為韻越語廣運百里韋注曰東西為廣南北為運西山經廣員百里廣員即廣

運墨子非命上篇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中篇
運作員莊子天運篇釋文曰天運司馬作天員管子戒
篇四時云下而萬物化云即運字說文與堊為韻若作
鳩一名運日劉逵吳都賦注作雲日與堊為韻若作
逐則失其韻矣

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外

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外以盛乘衰以疾掩遲

以飽制飢念孫案此本作發如焱風疾如駭電以生擊

外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今本焱風作秋風字

之誤也俗書焱字作焱形與秋相近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六引此

作炎風炎亦焱之誤陳禹謨依俗本改為秋風發如焱風言其疾也

漢書韓長孺傳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

收電顏師古曰焱疾風也故月令焱風暴雨總至呂氏

春秋孟春篇作疾風若作秋風則非其指矣疾如駭電

今本作駭龍龍字涉上文龍騰而衍龍下當字即電字

之誤後人誤以當字下屬為句以生擊外四句之上加

故於駭龍之下妄加注釋耳今本注云龍魚也飛之疾

不得謂之駭龍且與上句焱風不類明是後人妄楚辭

九歎凌驚雷以軼駭電兮駭電與焱風事正相類故以

比用兵之神速管子兵法篇云追凶逐遁若飄風飄與

月令焱風淮南時則篇作飄風爾雅迴風為飄月令注

作回風為焱漢書蒯通傳飄至風起顏注飄讀曰焱擊刺若雷電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雷電飄風暴雨漢

書云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義並與此同舊本北堂書鈔

引此正作疾如駭電無龍當二字陳禹謨依俗本改為駭龍又加當字

不用達

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
劉績曰衍用字

親刃

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
則支體撓北念孫案親刃二字義不可通劉本作親力
義亦不可通刃當為勑寫者脫其半耳說文勑黏也引
隱元年左傳不義不勑或作勑今左傳作暱親勑即親

暱也支體親暱謂從心也支體撓北謂不從心也親暱
之暱古音在職部故與北為韻小雅菀桺篇無自暱焉
與息極為韻是其證

誠必

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勁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念孫案
誠必與專一相對為文勇敢與誠必相因為義管子九
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荀子致士篇曰人主
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必用賢呂氏春秋
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
有矣賈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枚乘七發曰誠

必不悔決絕以諾是古書多以誠必連文劉本誠必作誠心因上文心誠而誤諸本與劉本同唯道藏本作誠必莊不從藏本而從諸本謬矣

卻笠 發笥

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卻笠居羊腸道發笥門念孫案卻笠居後漢書杜篤傳注引作笠笠居是也笠笠與龍蛇相對為文謂山形偃覆如笠笠故高注有偃覆之語今本作卻笠居注云卻偃覆也笠登太平御覽引同案卻笠二字文不成義訓卻為偃覆亦義不可通疑傳寫錯誤也注內登字即笠字之誤疑當作偃覆如笠笠發笥二字於義無取發笥

當作魚笥羊腸魚笥相對為文高注發笥竹笥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發笥二字亦因正文而衍太平御覽兵部二及後漢書注引此竝作魚笥門御覽引注文亦無發笥二字

捨捨

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暍推其捨捨擠其揭揭高注曰捨捨欲卧也揭揭欲拔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捨字捨當為搖字之誤也注捨古搖字也考工記而搖之釋文搖本又作捨漢書天文志元光中天星盡搖注內欲卧當為欲什亦字之誤也搖搖者動而欲什也因其欲什而推之故曰推

其搖搖武王戶銘曰若風將至必先搖搖意與此相近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正作推其搖搖隸書搖字或作搖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搖乎襄羊因誤而為捨管子白心篇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捨之捨亦搖字之誤蓋世人少見捨捨二字故傳寫多差而楊慎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捨字引淮南子推其捨捨擠其揭揭不知其字而以意為之斯為謬矣

設蔚施伏 敵人之兵

善用閒謀審鎔規慮設蔚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念孫案設蔚施伏當作設

施蔚伏高注草木盛曰蔚伏兵於其中故曰蔚伏可言設蔚伏不可言設蔚也且審鎔規慮設蔚施伏相對為文若作設蔚施伏則與上句不對太平御覽引此已誤下文云設規慮施蔚伏是其明證矣敵人之兵無所適備太平御覽引此敵人上有使字於義為長

得失

計定謀決明於外生舉鎔得失莫不振驚念孫案失當為時聲之誤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舉鎔得時

必勝之攻

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

何故步與故為韻趨曰何趨趨與趨為韻或曰當作趨
曰何馳今知不然者馳乃馬疾行之名人行不得言馳
也

開閉

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念孫案開當為關寒暑
無所不入故不可關閉作開則義不可通矣俗書關字
作開開字作開二形相似而誤詳見道應篇東
開鴻濛之光下

腐荷之矰 獨射

夫栝淇衛籥輅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幘腐荷之矰然
猶不能獨射也今本注曰矰猶矢也念孫案腐荷之矰

矰本作櫓不能獨射射本作穿高注本作櫓大櫓也說

及儒行注襄十年左傳注竝同櫓本作盾此言栝淇衛籥輅而載之以銀錫

則雖薄縞之幘腐荷之盾亦不能穿下文曰若假之筋

角之力各本脫若字今據舊本北堂書弓弩之勢則貫

兕甲而徑於革盾矣正與此相反也汜論篇曰隆衝以

攻渠幘以守高彼注曰幘幘也所以禦矢也章昭注吳

語曰渠楯也幘與盾皆所以禦五兵故彼言渠幘以守

此言薄縞之幘腐荷之櫓猶不能穿齊策云攻城之費

櫓同若矰則非其類矣且腐荷之櫓不能穿謂矢不

能穿櫓也今本作腐荷之矰矰即是矢則其義不可通

矣後人不知矦為櫓之誤乃改不能獨穿為不能獨射
 以牽合矦字又改高注之櫓大楯也為矦猶矢也以牽
 合正文甚矣其謬也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十三引此
 正作腐荷之櫓陳禹謨依俗本改櫓太平御覽兵部八
 十八楯下引此同又引高注云櫓大楯也又今本不能
 獨射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軍器部太平御覽兵
 部七十八八十八珍寶部十一並引作不能獨穿今據
 以訂正

不外其爪 噬不見齒

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

其爪而噬不見齒念孫案虎豹不外其爪與上句匿其
 爪相複爪當作牙此即涉上句爪字而誤噬不見齒若
 仍指虎豹言之則又與不外其牙相複當作噬犬不見
 其齒與上句相對為文今本脫去犬字其字舊本北堂
 書鈔武功部四引此正作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見其

齒陳禹謨依俗本改為虎豹太平御覽兵部二同

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

兵之所以強者民也念孫案文子上義篇作兵之所以
 強者必死也於義為長下句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即
 承此句言之上文曰百人之必死賢於萬人之必死是

兵之所以強者必外也今本作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字疑涉下句而誤

上親下

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為之外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凶念孫案上親下如弟親亦當為視字之誤也上文正作上視下如弟

矢射之以其安危

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其安危也念孫案矢射當為矢石聲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十三引此已誤意林引此正作矢石劉

晝新論兵術篇同上文云所以程寒暑所以齊勞佚所以同飢渴則此以共安危上亦當有所字

二積

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外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與已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眾兵猶且弱也念孫案二積當為二責此因上文諸積字而誤二責謂為主勞為主外故曰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猶責也太平御覽兵部十二引此正作責

敦六博

彈琴瑟聲鍾箏敦六博投高壺高注曰敦者致也念孫案古無訓敦為致者六博言致亦於義無取今案敦六博投高壺敦亦投也敦音都回反邶風北門篇王事敦我鄭箋曰敦猶投擲也是敦與投同義投謂投箸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箸行六棊故為六博是也

負兵

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高注曰負程念孫案負與程義不相近負當為員草書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四引此已誤說山篇云春至且中員程漢書尹翁歸傳云責以員程是員與程同義員為程式之程

又為程量之程儒行曰鷲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鄭注曰程猶量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也此言便國不員兵亦謂不程量其兵之眾寡故高注訓員為程也

至於

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念孫案於當為旂古書旌字或作旂形與於相近因誤為於續漢書天文志會稽海賦會旂等干餘人今本旂誤作於旌冥情三字為韻旌與精同主術篇曰故至精之像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莊子在宥篇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

皆其證也。劉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漢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師工旌密。卽精密。是精與旌古字通。

奇正賁

明於奇正賁陰陽刑德五行望氣俟星龜策祿祥陳氏觀樓曰正字後人所加奇賁以下皆二字連讀上文云明於刑德奇賁之數高注奇賁陰陽奇祕之要是其證說文作奇咳史記倉公傳作奇咳漢書藝文志作奇咳竝字異而義同

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

之

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念孫案卽當爲身在將軍身爲句今國有難爲句隸書身字或作身與卽字左半相似因誤而爲卽願請子將而應之請字涉下文還請而衍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五七十一儀式部一引此竝作社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是其證

亦以

臣旣以受制於前矣以與已同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

志九之十五
君亦以壘一言之命於臣也。念孫案亦以壘一言之命以當為無。今作以者，涉上文既以而誤。軍不可從中御。故曰臣無還請。君亦無壘一言之命於臣。兩無字相因為義。今本下無字作以，則義不可通。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正作無。

國之實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念孫案實當為寶，字之誤也。孫子地形篇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此即淮南所本。今作國之實，則義不可通矣。且寶與保

道為韻，若作實則失其韻矣。

上下文皆用韻

淮南內篇第十五

新南内篇第十五

設為齋禁於實限夫其齋矣

